













丁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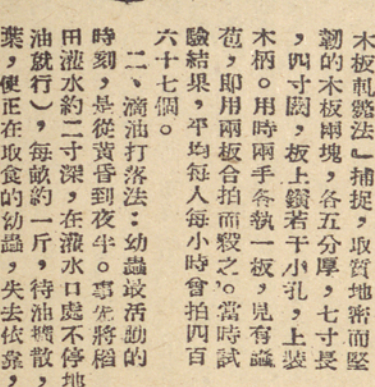
「老婆挖擔」是綢緞匠或印花工去的一些大挖擔。這個「老婆挖擔」是不會和工廠裏成爲了一種可怕的名詞了。個綢緞的女工，本來一天可以給五斤六斤或八斤紗的，但遇着機紗，連二斤也不能給。這種疙瘩在綢緞工時，一定非常的注意，把這挖擔拈出去，發聲軍人的工人就有用咬去而重結時。假如不小心，滑過去了，在織布時這挖擔便要垮，要斷斷綢緞布。有幾天綢紗工人幾乎都是手一伸出去，輪子一轉，馬上又要停了。織工人也常常把垮了的線子退到發紗室，發紗室又要把線子退給原來的工人重織過。即使有比較小一點的，線子沒有垮而滑到了布上，那末布面不平，又影響了質量。看來這末一個小毛病若須去這這樣多的討厭路程，使那末的人頭痛，以至他們替它取了一個可厭的名字：「老婆挖擔」。

要做事情，麻煩總是有的。自己不做麻煩，結果就必使許多人麻煩。做自己一敗事清的時候，必須能負這段責任，把它做得沒有毛病，否則，別人就要遇到因你不負責任而來的更大的麻煩。這是很不應該的。這裏包含着兩個革命良心的問題。不但不對老婆挖擔是這樣，其它的工作也是這樣。

八月於離民紡織廠

丁景才  
溫濟澤

牠的生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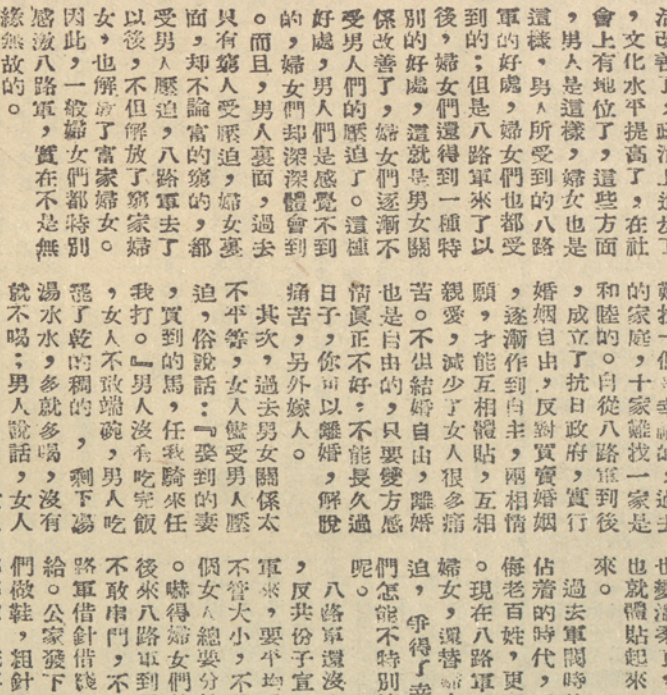
蛹的腹面

蛹的背面

卵的側面

王

去年冬天，太行區老百姓攪起了擁軍運動，大家擁護八路軍。婦女們對八路軍也是熱烈擁護的，我聽許多婦女說，好像婦女們擁軍的心，比男人們還熱烈。原來這裏面是有道理的。自從八路軍到了大寨以後，太行老百姓的生活，路多得狠，有繩子、有菜刀、木子外面有麻皮，由你自便。嫁到個外頭，奸滑的，把你玩够了，嫌你不新鮮，和畜生一樣，三百兩百再賣給別人家去。小閨女們是這樣，寡婦們也是這樣。所以娶去的女人，十個家庭生活就苦，寡婦家生活就更苦。



(完續)作泰斯爾托·A

(完續)作泰斯爾托·A

### 陳學昭譯

夜間，有蓋的載重車從埃森托基城開來停在反坦克壕溝旁邊。在埃森托基是同樣的情景。五百零七個中年猶太人、一千五百個左右小孩，老婦人，老頭子受了貝克司令的欺騙，貝克曾通過猶太人協會，答允將他們送到另一區地方去，在他的命令之下，他們集合在埃森托基郊外的一個小學校裏，帶了他們的一季和糧食。他們一整天等待動身。二十點鐘後，看守他們的德國兵開始奪去他們的行李，把他們成羣的驅上載重車。次日早晨，這兩千人被殺了，投在明涅拉沃地的

裏的人。今天我們還記得看到在石礦上的這堆屍上黑漆如膿潰的血痕，在石頭的中間，有撕破的衣服片，和女人的頭髮捲。德國人把犯人獄裏拖出來的男人、女人，送到這裏來，有時他們在受了無數的酷刑之後，已經半死了。這些被審員檢査出死來的體形有：牙牀骨被拔掉的，手和腳斷掉，機關槍發回去。安置在池子邊上的女人，被宰斃後，他們的屍體跌入池底，被德國人用炸開的石片和石塊蓋蓋了。而到現在，遠科普山的確室裏，及別的地方，已發現三五六個屍體，其中六十六個是女人和孩子。

瑪蒂爾德都是這些。我許多大屠殺，在蓋斯塔堡裏所受的毒刑，婦人、女孩受德國人虐待的悲慘的經歷，我讀到被害的阿娜斯達齊，華柏奧納的申娜斯達齊，華柏奧納的申娜斯達齊的法官發

蕭  
三

的水，  
歌唱的久，  
鼓鬧的喧，  
江南，  
踐踏，  
不出話！  
血，

你做了別號，  
却不讓我們的隊伍  
（它像鋼一樣的堅！）  
開林像潮頭襲，  
去消滅那萬惡的寇賊，  
去保衛那美麗的江山。  
試問國民黨當局：  
這種危害國家民族的罪行，  
你清醒自思，心裏安也不安？  
你却現在還不洗心革面，  
還不把反共及人民的政策澈頭澈尾地改  
變，  
還夜郎自大，誠心欺騙，  
對內對外，鬼話連篇……  
且問你：真的這樣不要臉！？

五

不！三湘七澤還大有人在。  
三千萬剛毅成性的湘人，  
有革命傳統的湘人，  
決不讓湖南「亡省」！  
我相信：  
成千成萬的人民  
要組織起游擊隊。  
游擊隊！  
他能解放巴黎，

1

職員，  
百戰，  
錢，  
顯耀，一文錢。  
兒，  
一句話，  
彈，

關閉着的女人和孩子中，可怕的喊聲爆發了。於是，光着半個身子，他們被推出獄室，扯住頭髮被拖進汽車去。車門密著地關了起來。我不知爲什麼，每一次一個軍官和蓋斯塔波的警察總從牢獄的屋子裏出來，檢查車子的下面部份。這以後，汽車夫轉動運轉機，發出了一個可怕的聲音，但是它還不能蓋過車裏面受難者的掙扎和可怖的喊聲。蓋斯塔波的警察吹起口哨來，並大聲地笑着。這樣大約有五分鐘到七分；接着，陷入了靜默，於是汽車出發了。」

當着我面正挖到的明涅拉沃地的反坦克壕溝裏，發現有大堆擁擠的屍體在五百公尺的長度上。我們記錄受難者的數目，超過六千人之多，這個數目比斯猶太籍的居民總算逃出了死，對我們敘述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的屠殺：『他們送給我們鑑，命我們上了一輛載重一塊布蓋的載重車，車裏有一三十個人。裝着德國兵的兩輛汽車護送着，把我們開出了城。到了近郊，載重車停了。德國人指定八個老年男人停留在那裏，至於另外的我們二十二個人，我們被帶得更遠一點，直到那個叫做克洛特尼奧尼克（冷泉）的一個地方。在那裏，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個水門汀的深坑，差不多八公尺至十二公尺深滿了屍體：一層薄層的泥土掩蓋着，血從薄土裏滲出。我們一塊塊縮成團，立刻又命令我們擡比較小的一疊的另一個，同樣也是一

斯猶太籍的居民總算逃出了死，對我們敘述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的屠殺：『他們送給我們鑑，命我們上了一輛載重一塊布蓋的載重車，車裏有一三十個人。裝着德國兵的兩輛汽車護送着，把我們開出了城。到了近郊，載重車停了。德國人指定八個老年男人停留在那裏，至於另外的我們二十二個人，我們被帶得更遠一點，直到那個叫做克洛特尼奧尼克（冷泉）的一個地方。在那裏，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個水門汀的深坑，差不多八公尺至十二公尺深滿了屍體：一層薄層的泥土掩蓋着，血從薄土裏滲出。我們一塊塊縮成團，立刻又命令我們擡比較小的一疊的另一個，同樣也是一

省人掛了姓，姓什麼？用樹木？四月十四日，尼諾加被帶走了，再沒有  
人見到她了。

這一切到底是什麼呵？我問：德國人是什麼？怎麼德意志民族會卑劣到這個地步，使他的軍隊所做的行爲，使一千年後的孩子孫還帶着恐怖和唾棄來回想？德國人還能用什麼懺悔，什麼行爲來洗刷他最恥辱的痕跡？這恥辱的痕跡就是猶特主義。德意志民族沒有向他的勝者者禱屈，他跟希特勒去屠殺和搶劫。不現在就失去這褐色圖片中解放出來，等到明天，將是德國人的不幸！

（譯自國際文藝文版一九四三年第九期）